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十一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劒一本無其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

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有魚字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劒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劒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

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歳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

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

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劉作顧謂馮諼曰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於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黄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劒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曾本無姑字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

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使人先觀秦王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

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悪此武后字恐非劉校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説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未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廏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

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齊宣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

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説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户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悦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

皆來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晁去滅亡無族四字三本同一有四字集無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

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

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無非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

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曾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夫字

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字曾有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劉本有之馬字集無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

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集本無也字三同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以字一無問字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

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一作不弗）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

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無而字與我赴諸

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宫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

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無然字）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

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戰國策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十二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苗序洙

戰國策卷十三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齊五

蘇秦一本無上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

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有有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於字魏而

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衞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無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

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一無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

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劉本作是字以衆强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内不反則檳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

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為天下先强曾本無强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内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麒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

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

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析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

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絶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

也昔智伯瑶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

一作昔

一作比

三本同作惡

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杓)非咎(一作柩劉咎作喜)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

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一無衽字席之一無之字上故鐘鼓竽瑟

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一無佚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則為而）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

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内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

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説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衞鞅一無曰字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

堂上而魏將以一作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内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十二

戰國策卷十三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齊六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為閔王時事删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傳）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

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于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

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溉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

一本添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刼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史記有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一作亡忿不顧燕王之無

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字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弊即

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見

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曾無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據右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傚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

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没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三字）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

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曽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之字）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句絶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殊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

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
己善王劉曰奈何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
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
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
單之善亦王之善己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
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
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
閭里聞丈夫之相闕與語舉闕　曰田單之愛人

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作惡）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

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一本下有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

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

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曾作始字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

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謡曰大冠若箕脩劒拄頤攻狄不能續云能音泥下壘枯丘續云丘音谿古叶音晁改作壘於梧丘說苑同田單乃

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為士卒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尚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騁）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

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因以為辭而攻之亦可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劉作徼)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添之字)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

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有史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君王后三字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作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

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可（一作以）為謀即入見齊王

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内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

是齊為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柏古音莫切適客古音恪古音亦叶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齊以淖君之亂（一本添雖字）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作合）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一作有）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

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消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十三

戰國策卷十四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楚一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王劉作楚王一作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

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約秦）㠯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㠯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㠯利其心必營我悉兵㠯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太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㠯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

國之衆也吕᠎啇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劉一無荆字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

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

有劉作知

曾下有之字

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内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

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
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
大梁取曾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吕曾作吕臣居魏知之
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
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
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
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

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已曾劉作也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已一作色不然無目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目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目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真誥曰女寵不奬席男愛

不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乙曰三字）願君必請從死且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未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

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㠯身試錢劉試一作式曾云又作式黃泉蓐螻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螻蟻藝文類聚引安陵君纏拭黃泉驅螻蟻新序作纏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

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為之謂錢客因謂劉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

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劉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强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呂弱新城圍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故劉作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

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曾錢一無王果以新城為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旦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旦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

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_{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_{續史記作范蜎徐廣一作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_{一作吾欲相}甘茂可乎范

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一作知)事君小不如(一作知)處室呂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

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集作陸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

駝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呑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

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破從連横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

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
韓入臣（錢作臣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
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也夫
以弱攻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
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
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
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
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

舫船劉一作方舡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絶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内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歳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强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無有字偏守新城而

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作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扃（一作晉必大開曾大閒一作關）

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

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

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

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

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為攻於魏必南伐楚故

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

曰如華孫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

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脰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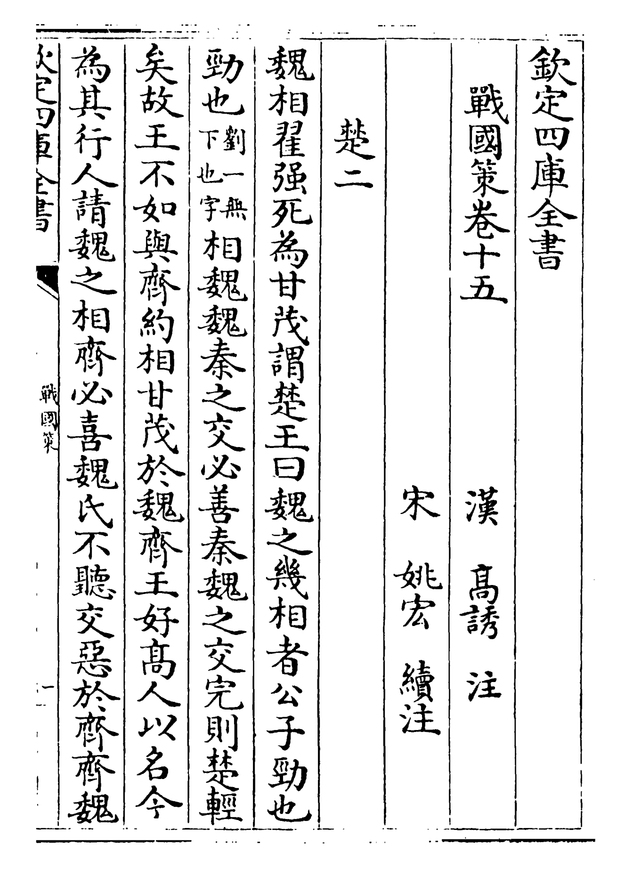
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鋭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

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

大宫曾一無大字負雞一本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一作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歴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楚難注引戰國策吳楚戰於柏舉蒙穀奔入宫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弃於歴山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

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卷十四



戰國策卷十五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楚二

魏相翟强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令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

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

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為質

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

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收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

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齊字恐必不

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

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別本丘作兵）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為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無以字）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

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

張儀内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褏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内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褏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敗一作欺）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

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

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一作使 曾作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

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一令作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

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强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

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獘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

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
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
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
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
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
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
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

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十六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楚三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

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乖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

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褎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黄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别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

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褏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褏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褏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

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為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

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為大

王輕矣且為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

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呂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陳軫

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作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懐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無一棊字之所以能為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無不如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戰國策卷十六